

畅销全球上百年的侦探推理小说巅峰之作

SHERLOCK HOLMES

[英] 柯南·道尔 Arthur Conan Doyle 著
段雨晨 陈少颖 译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下)

★
世界文学
经典名著
超值珍藏版
★★★

SHERLOCK HOLMES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SHERLOCK HOLMES

[英] 柯南·道尔

Arthur Conan Doyle 著
段雨晨 陈少颖 译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①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 [英] 柯南·道尔著 ; 段雨晨,
陈少颖译.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392-8150-6

I. ①福… II. ①柯… ②段… ③陈… III. ①侦探小
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1409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上、中、下)

FUERMOSI TANAN QUANJI

[英] 柯南·道尔 著 段雨晨 陈少颖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本 65.5 印张 字数 1200 千字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8150-6

定价: 88.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来稿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 -02-2015-327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恐怖谷

第一部	伯尔斯通的悲剧.....	2
	一、警告	2
	二、福尔摩斯的论述	10
	三、伯尔斯通的悲剧	18
	四、黑暗	26
	五、剧中人	36
	六、一线光明	46
	七、谜底	57
第二部	死酷党人.....	71
	一、此人	71
	二、身主	78
	三、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	93
	四、恐怖谷	106
	五、最黑暗的时刻	115
	六、危机	125
	七、妙计	133
	八、尾声	140

新探案集

临终的侦探.....	144
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	158
显贵的主顾.....	175
皮肤变白的军人.....	196
爬行人.....	211
黑彼得.....	230
米尔沃顿.....	248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262
三个大学生.....	279
失踪的中卫.....	296
格兰其庄园.....	316



恐怖谷

第一部 伯尔斯通的悲剧

一、警 告

“这件事，依我看……”我正准备说道。

“我应当这样做。”一旁的福尔摩斯急忙地打断道。

长久以来，我自信是一个很有耐性的人，但是被他这样讥笑地打断我的话，我的心里确很不爽。所以我严肃地对他说：“福尔摩斯，跟你说句实话，有时候你的这种做法真让人感到难堪。”

他全神贯注地沉思，似乎根本不在意我的抗议。放在桌子上的早餐都还没有吃，福尔摩斯慢慢坐下来，用手撑着头，眼睛死死地盯着从桌子上那个信封里抽出来的纸条，他拾起信封，将它拿到灯光下，十分专心地查看它的封口处和信封的外形。

“这应该就是波尔洛克的字迹。”他又想了想说道：“我之前曾两次见过波尔洛克的字迹，毫无疑问，这个字条肯定是他写的。波尔洛克的字有个特点，就是用花体来写希腊字母的上端部分。如果这真是他写的，那此事可就非同小可了。”他的这段话倒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先前的不爽转瞬即逝。虽然我知道那些话并不是对我说的，是他说给自己听的。

“这个波尔洛克是谁？”

“华生，那只是一个假名，是一个伪装身份的代号。但是，在这个代号的背后，却有一个奸诈狡猾、城府极深的人。早在以前的那封信里，他就坦白告诉我，这是他的假名，并且告诉我，要想在大都会的人海中追查到，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之所以说波尔洛克很重要，就是因为他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同伴，而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试想一下，一条鲭鱼和一条凶猛的鲨鱼、一头豺狼和一头残暴的狮子，总而言之，当一个没什么了不

起的东西和一个凶狠至极的怪物联手，情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而且重点还是那怪物非但凶狠，更是极其狡诈。在我看来，用这个怪物形容他再合适不过了。华生，你知道莫里亚蒂教授吗？”

“你是说那个犯案手法高明，在贼窝里的名声就像……”

“别说外行话，华生。”福尔摩斯明显不同意我的说法。

“我是想说，那名声就像人海中随意一个，毫无名气。”

“说得对极了，你真聪明！”福尔摩斯大声说道，“想不到你说话竟也带有狡黠的幽默腔调呢。看来以后我都得小心你了，华生。一旦你将罪犯的称谓戴在莫里亚蒂的头上，从法律意义上讲，你这种行为可是属于公然诽谤，而这就是他的奥妙之处。作为黑社会的头子，所有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一个能决定民族命运的人，有史以来最厉害的阴谋家，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可偏偏又因为他懂得和人怎么相处，又能抓准时机自讽，表现得更是让人赞叹，所以他从未被怀疑过，也没有遭到过指责。不一样的是，他可以将你告上法庭，并且用你一年的工资作为他的名誉损失费，这一切就是因为刚才你说的那几句话。他不就是写了本《小行星力学》吗？还将这书的高度上升到纯数学境界，甚至科学界的专家们好像连批评的话都说不出来一样，你可以去中伤这类人吗？胡说八道的医生和遭人诽谤的教授——这就是你们两人将分别得到的头衔！那人可真是天才啊，华生，你要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成功的，只要我們不被那些小爪牙弄死。”

“真想看到那一天啊！”我高兴地欢呼起来，“那你刚刚说的波尔洛克……”

“是的，没错。在这整个链条中，波尔洛克只是一环，而他连着的那个了不起的人就在不远处。并且这不是最坚固的一环，只不过是我們两个这样说罢了。按照我猜的，他应该是这个链条中仅有的弱小环节。”

“如果这一环很弱小，那整体也不应该坚固啊。”

“亲爱的华生，确实如此。所以，这个波尔洛克就显得很重要了。我以前就时不时地偷偷给他一张十镑的钞票，幸运的是，他在心里残留的正义感和我的鼓舞下，也给我带来了好消息，不多，虽然只有一两次，但是每次都很有用，因为它能使我预见并防止某一罪行，而不是让我事后去惩办罪犯。我毫不怀疑，如果手头有密码，我们就能发现这正是我上面说过



的那种信。”

福尔摩斯转身将那张纸掀开，平整地铺在一个空盘子里。我站起身走到他身后，静静地低头研究那些神秘古怪的文字，只看到那些文字这样排列着：

534C21312736314172141

DOUGLAS109293537BIRLSTONE

26BIRLSTONE947171

“福尔摩斯，你能想到什么东西吗？”

“嗯，可以看出，这都是打算用来传递秘密消息的。”

“但是这又没有相应的密码本，即使写了这封信又有有什么用？”

“确实，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废纸一样是没有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种密码的解读，所以对我而言，读这些东西非常简单。凭一个人的智力，读这些东西只会觉得很有意思，不会感到厌烦。可是这次不一样了，它暗示的话显然是藏在某本书中的某页上的某些词，这个难度就大大加深了。如果不告诉我这是在哪个书上的哪一页，我就完全没办法解读了。”

“假如是这样，那为什么又要用道格拉斯 (DOUGLAS) 和伯尔斯通 (BIRLSTONE) 这两个字呢？”

“这就说明那本书中肯定没有这两个字。”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说是哪本书呢？”

“亲爱的华生，你有与生俱来的聪明、天性的狡黠；就凭这一点，你也不会同一个信封中装密码信和密码本。你要知道，如果信不小心投错了，那你就露出马脚了。就像现在这样，当两封信同时出差错的时候，信才会出差错。我想，不出意料的话，第二封信也应该快到了吧。如果这寄来的第二封信里没有解释的资料，或者是查阅这些奇怪字符的原书的话，我才会感到奇怪呢。”果然，刚刚说完后没几分钟，小仆人毕利就急急忙忙进来了，手上正拿着我们刚刚谈论的第二封信。

“字迹果然一样。”福尔摩斯打开信封，激动地说道，“竟然还在上面签了名。”福尔摩斯高兴地一边展开信件一边说：“华生，看来这事要



有眉目了。”但等他看完信后，刚刚舒展的眉头却又重新锁了起来。

“唉，这真是太令人失望了。华生，看来我们的希望要泡汤了，只愿这个波尔洛克不要出什么事才好。”

福尔摩斯先生：

我决定不再继续干这件事了，因为他已经怀疑我了，我看得出来，事情变得越来越危险。我刚把通信地址写好，想要把密码索引交给你，他就突然出现了，我完全意想不到。幸亏我把信盖住了，如果被他发现，肯定会对我不利。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对我很不信任，所以请你把上次寄去的密码信烧掉吧，那些密码对你肯定没用处了。

弗莱德·波尔洛克

福尔摩斯紧皱眉头，双眼凝视着壁炉，手中不断搓弄着那封信，就这样坐了一会儿。

“或许真的什么也没有，这一切不过是他自己在做贼心虚而已。他自认为是乱贼祸党中的叛逆分子，能从那个人的眼中悟到深深的谴责之意。”福尔摩斯良久才说道。

“你说的那个人是莫里亚蒂教授吧。”

“完全正确。只要提到‘他’，不管是他们中的谁提到，都能知道说的是谁。只有‘他’才能发号施令。”

“就算这样，他又能做什么呢？”

“想一想，当你知道你的对手是一个欧洲的顶级聪明人，而且他身后还有黑社会的一切势力，那这就是个大问题了，因为什么都可能发生。无论如何，波尔洛克肯定是被吓傻了。你仔细对比一下信封和信纸上的字迹，就可以从上面看出，信封上的字迹工整清晰而刚劲有力，说明是在那个人来访前；可是你看信纸上的字，潦潦草草，都看不清了。”

“那他可以不写啊，为什么还要写下去呢？”

“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会起疑心，势必要去找他，到时候就会给他惹麻烦。”

“哦，确实是这样。”我又将摆在桌子上的那封用密码写的信拿起，

越看越觉得迷惑，“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纸上诱人的秘密，却又不能将它解读出来，真是要把人给逼疯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手推开他面前动都没动的早餐，点着了索然乏味的烟斗，这是他默然沉思时的伴侣。

“这件事怎么说都太奇怪了。”他看着天花板，慢慢将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说道，“或许你那马基雅维利（译者注：马基雅维利系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的才智，遗漏了什么细节呢。那我们现在就单纯地推理一下这个事情。我们就从这个编写密码信的蓝本是一本书开始推理。”

“相当没把握的出发点啊。”

“那我们就将整件事的范围缩小些，从现在起，只关注到它上面，这件事也许就不是那么神秘了。而现在，我们有多少关于这本书的迹象可以查呢？”

“什么都没有。”

“嗯，事情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糟糕。首先，这封信是一个“534”为开始的，是吧？那我们就可以猜测，“534”表明的是密码出处的页码。由此可以知道这是一本很厚的书，这样起码就有点结论了。而关于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有些什么迹象可以查到呢？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个符号是“C2”，你觉得它指示的是什么呢？亲爱的华生。”

“那肯定就是第二章的意思了。”

“可不见得哦，华生。如果534页就在第二章，那第一章不是长得太离谱了。而且，既然都说明了页码，再说章数不是显得多余了吗？我想你应该同意我的理由吧。”

“是代表第几栏（译者注：英文的章为CHAPTER，栏为COLUMN，均以字母“C”开头。）！”我高呼道。

“华生，你太聪明了。看来你的智力在今天早上是大放异彩啊。要是这样的推论都不成立，那我可真得要老了。所以，现在我们假设这是一本一页由两栏来编排的厚书，每一栏都要比普通的书要长，你看这里有个词的标数是“293”。那这样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没办法再往下推了呢？”

“是啊，看来又到头了。”

“亲爱的华生，不要这样看低自己，我们再仔细地想想看。假如这是



一本很少见的书，他肯定会直接寄给我，没必要绕这么大一个圈。但是从信上看来并不是这样的，中途好像出了什么事将他的计划打乱了，所以他只能通过寄信件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线索。这就很明显了，说明这本书必定很容易找到，而且他有，我也有，那这就是一本非常普通的书。”

“说的倒是一点儿也不假。”

“那就好了，抓住三个特点：厚书、每页两栏编印，而且常用。”

“《圣经》！”我激动地大声喊道。

“没错，是的。但是你还想到一点，出版《圣经》的出版商那么多，你怎么知道哪两个版本的页码是一样的呢。再说了，他给我这些线索就肯定知道我和他的书上的 534 页是一样的，所以，我猜测这本书出自同一个出版商。”

“那这样的话，这种书就很少了。”

“是的，我们就从这里下手，又多了两个特点：同一出版商，人人都有。”

“萧伯纳的著作！”

“恐怕不符合吧。萧伯纳的书特点是文字简单明了又不失精辟，可是词汇量不够，这就很难用来传达一般的消息了。同理，我们也可以把字典类排除。现在想想符合条件的还有哪些书呢？”

“《年鉴》。”

“没错，就是它了。这本书完完全全符合我们的条件，如果不是它，我愿意接受惩罚。现在我们需要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这本惠特克年鉴。首先这是一本人人都有的书，它的页数极多，而且是按照一页两栏编排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本书中的词汇一开始很简单，但到了后面则越发复杂了。”

福尔摩斯转身从写字台上拿起这本年鉴说道：“让我看看这本书的第 534 页，第二栏是一段关于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问题的长栏。来吧，华生，把这些字记录下来。‘马拉塔’是第 13 个字，说实话，我不喜欢 13，总觉得不吉利。接下来，‘政府’是第 127 个字，怎么感觉这些和莫里亚蒂教授都没什么关联了，虽然勉强还有点意义。联想一下，这个马拉塔政府干了什么？糟糕，下一个字竟然是‘猪鬃’。亲爱的华生，我想我们完了，彻底没戏了。”

尽管他时常带半开玩笑的语气和我说话，但有时候我也不免当真担心起来，连他那有特点的浓眉也不禁颤抖了，似乎是在诉说他内心的失落和生气。看到他这样，我还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呆呆地望着壁炉中闪闪跳跃的火花。

“年鉴？时间？时间。对了，华生，是时间，我们都太落后了。”一瞬间，福尔摩斯似乎想到了什么，大声地对我喊道。随即不管我望着他吃惊的表情，猛地冲向书橱，伸手去拿放在那里面的第二本黄色封面的书。他激动地说道：“今天都是1月7号了，是又一个新年了，我们又是那么迫不及待地买了一本新年鉴，看来我们太追赶潮流，已经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波尔洛克的那封信应该是依据以前的旧年鉴拼凑的，肯定是这样的，这些话是他本来应该在那封信上写给我们的。现在我们又有希望了，华生。快看看第534页上都说了什么。第13个是‘There’，这就证明有希望了。第127个是‘is’——‘Thereis’（有）。”福尔摩斯细长的手指也因为他快要接近真相而显得兴奋不安，不住地颤抖起来，福尔摩斯更是双眼放光，“‘danger’（危险），华生，快，快将它记下。

‘Thereisdanger—may—come—very—soon—one’（某人即将面临着危险）。然后是‘Douglas’（道格拉斯）这是一个人的名字，接下来是‘rich—country—now—at—Birlstone—House—Birlstone—confidence—is—pressing’。（有一个名叫道格拉斯的富绅肯定在不久后遭遇危险，此人现住在伯尔斯通村伯尔斯通庄园，急速。）华生，你是怎样来看待纯推理的呢？如果鲜货店有桂冠这种商品出售，我一定要叫毕利去买一顶来。”

福尔摩斯在一旁破译密码，我则放一张大页纸在膝上，将它急急忙忙地记录下来。整个人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些奇奇怪怪的语句。越看我越觉得看不懂，我非常疑惑地说道：“这都是什么离奇古怪的东西啊，表达的意思不清不楚。”

福尔摩斯听了我说的话，微微笑道：“这你就错了，华生，他这样的表达方式可谓是出神入化。设想一下，如果我现在要求你从一本书中的随意一栏字中，找出你要表达一句话的意思，你觉得很容易吗？为了不让人发现，所以你就只能留下一些线索，让你的收信人去慢慢猜测。很明显，



这封信是在告诉我们有一群恶魔在想法对付道格拉斯，这个叫道格拉斯的人还是一位富乡绅，因为信上说得 very 确定。”可是他找不到‘Confident’（确信）这个字，只能找相似的‘Confidence’（信任）来代替，而且事情已经十万火急了。这就是我们得出的结果啊，虽说这样，竟还赶得上专业的分析工作者呢。”

就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福尔摩斯会对自己比较好的工作成果给予一种客观的赞美，即使这成果并不是自己一开始要到达的终点，虽说也显现出了些许失望，但是到底还是高兴的。当福尔摩斯还沉浸在自己的小小喜悦中，毕利已经引着苏格兰场的警官麦克唐纳进屋了。

亚历克·麦克唐纳在 18 世纪 80 年代末的时候还是一个青年，名气也不是很大。但是他在侦探界还是备受信赖的，就因为他办得每个案子都很出色，而且有效率。每个人看到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健壮魁梧、身材高大，巨大的头盖骨似乎能顶住一切压力。一双看不到底的深邃眼睛，更是在向人诉说着他那能捕捉任何罪犯的智慧，像清晨深林中的太阳光一般从他两道浓眉中闪烁出来。他不爱说话，但做事一丝不苟，只要是他认定的事就不会回头，他还说着一口浓重的阿伯丁港式的话。

在此之前，福尔摩斯已经成功帮助他破了两次案子。不过福尔摩斯得到的报酬不过就是解决这个困难的过程罢了，但是他已经很满足了。所以，这个苏格兰人对福尔摩斯表现出来的是尊敬之情，尤其是在有关破案的难题无法解决的时候，他都会来向福尔摩斯请教。

福尔摩斯对这个高大健壮的苏格兰人不像对其他人一样，其他人福尔摩斯简直就不想与其说话，但他不讨厌麦克唐纳，总是微笑着和他聊天。平凡的人无法看到比自己高明的东西，但是有才能的人却能立即分辨出天才来。麦克唐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知道福尔摩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无论从才能上还是经验上都堪称欧洲数一数二的侦探。所以，唯独向福尔摩斯寻求帮助时，他才不感到有失面子。

“早啊，麦克先生。希望你近来一切都好，但你来找我，恐怕又有什么事发生了吧？”

“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你说‘希望’，而不是‘担心’的话，我相信更接近我来的目的。”警官会心地微笑道，“也好，我只需要一小口酒就

可以驱除大清早的寒气了。我又逼不得已要赶路，你应该知道对于一件案子发生后，最珍贵的时间就是最初的时刻。谢谢你，我不抽烟，不过……不过……”

警官十分诧异地看着桌子上的一页纸，愣愣地停了下来。这是我草草记下的写密码的信纸。

“道格拉斯！”他激动地结巴道，“还有伯尔斯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简直就像是在变魔术，可以告诉我你从哪里知道的吗？福尔摩斯先生。”

“怎么，怎么回事？出什么问题了？这是我和华生医生刚刚从一封密码信中解读出来的。”

“是的，出大事了。”警官一脸茫态，呆呆地看着我和福尔摩斯先生，“今天早上，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被人杀害了。”

二、福尔摩斯的论述

这真像是一幕演话剧的场景，可偏偏我的朋友就应该出现在这个时候。要知道，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兴奋的状态，即使在他那天生的本性中保留着美好善良的东西，也会渐渐变得冷漠起来。所以这个消息的到来并未使得他吃惊或者是激动不已。诚然如此，一个人的感情变得冷漠，势必在其他方面有所突破，就像福尔摩斯那样，敏锐的洞察力将其取而代之。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如此淡定，至少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着实吃了一惊，还带有些许的恐惧。但是福尔摩斯的淡定神情就像一位看着在过饱和溶液中渐渐分离出结晶体的科学家一般，镇静而沉着，丝毫不为所动。

“真是出乎我的想象啊，似乎你并不感到惊讶！”他说道。

“麦克先生，请原谅我对这事无法吃惊，而且我也找不到让我吃惊的理由，但它到底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就在不久前我从某个地方得到了一封非常重要的匿名信，这封信警告我有人正受着威胁，而且我知道，在一小时之内，这个危险必定变为现实，而那个人势必会死。这件事足以引起我的注意了，可是要谈到让我吃惊，那就说得太不贴切了。”

福尔摩斯又将这封信和密码的由来向警官讲述了一遍，麦克唐纳听完



后，他那两道淡茶色的粗眉毛瞬间拧成一团，双手托着下巴静静地坐着。

“本来今天早上我是打算去伯尔斯通的，”警官说道，“我来此的目的想必你也知道，我真诚地邀请你陪我前去。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来，似乎我们在伦敦处理这事要方便得多。”

“我可不这样认为。”福尔摩斯说道。

“太不可思议了，福尔摩斯先生。这种东西早该在一两天之内就刊登在报纸上，上面全是关于‘伯尔斯通之谜’的内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罪行还根本没有发生，既然都有人预料到这事了，那还算得上什么谜吗？我们现在只要即刻抓住这个人，其他的事不就全都解决了吗？”

“是的，麦克先生，确实是这样。但是你将采取何种手段来捉这个名叫波尔洛克的人呢？”

麦克唐纳将这封信翻过来，递给福尔摩斯说道：“这上面写的是从坎伯韦尔寄来的，不过对我们也没有多大帮助。既然名字是假名，这也就没法相信了。对了，你不是曾经送过钱给他吗？”

“是的，送过两次。”

“怎样送的？”

“将钞票送往坎伯韦尔邮局。”

“那你没有想着去看看是谁取走的吗？”

“没有。”

很明显警官被福尔摩斯的回答吓到了，露出一脸吃惊的样子，诧异地问道：“为什么会不看呢？你难道对此不感到好奇吗？”

“因为这是我对他的承诺，我曾答应他绝不去追踪，这在他第一次写信给我的时候，我就做过这样的承诺。”

“你认为他背后有个什么人吗？”

“我肯定知道有啊。”

“是不是那位你曾经向我提到的老教授？”

“没错，是的。”

“说实话，福尔摩斯先生，我们民间犯罪调查部的人都认为你对这位教授的看法偏激了点。”麦克唐纳警官尴尬地笑了笑，眼皮不自觉地快速眨动着，还向我瞥了一眼，“就像你和我说的，我还曾一度去拜访这



位教授呢。在我看来，他可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而且学识渊博。”

“很高兴你们竟也称赞起别人了。”

“老兄，他确实有让人不得不佩服的本事啊。我上次听了你对他的看法后，就决心要去看看他了。和他的谈话很顺利，后来他拿出一个照射用的反光灯和一个地球仪，向我清楚地讲述了日食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怎么扯到这个问题上的我都不知道，但他就这么简单地说明了道理，我已被他折服。后来，在谈话过程中，他还借给我一本书，其中就涉及阿伯丁文。说来惭愧，尽管我曾在阿伯丁受过很好的教育，我还是不懂其中的个别东西。看样子他已年过半百，头发花白，面容刚劲而消瘦，但是他说话底气十足，神态严谨而认真，像极了牧师。如果他要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一定是很出色的。在我起身告别的时候，他还将手放在我肩上，你知道父亲在面对孩子即将走向残酷凶狠的社会时要做的祷告吗？那样子就像是在为我祈福。”

福尔摩斯一边搓着手，一边笑道：“好极了，那我的朋友，麦克唐纳，请你告诉我，你们的这次意义非凡、相谈甚欢的交流盛会是在他的书房里进行的吧？”

“的确如此。”

“在一个很漂亮的房间，是吗？”

“是的，非常漂亮的房间，实在是精致极了，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你是不是正对着写字台坐呢？”

“是的，没错。”

“当时太阳光正照在你的脸上，而他背对着你，是吗？”

“肯定啊，那个时候都是晚上了，但我还是记得有灯光照在我脸上。”

“必定如此了。那你是否注意到教授的正方墙上挂着一幅画呢？”

“但愿我没有错过什么细节，不过我估计是从你那里学到的，没有漏过一丝细节。是的，我看到了那墙上挂着的画，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她两手托头，眼睛斜着看向人。”

“那是让·巴普蒂斯特·格罗兹的油画。”

警官尽量面露着兴奋的神情说道：“让·巴普蒂斯特·格罗兹。”

福尔摩斯俯身靠在椅背上，两手的指尖抵着指尖，然后悠然地说道：